

晉書

三十四

苻丕

苻登 索佺 徐嵩



苻丕字永叙堅之長庶子也少而聰慧好李博綜經史堅上言將略嘉
 之命鄧羌教以兵法文武才幹亞于苻融為將善收士卒情出鎮于
 鄴東夏安之堅敗歸長安丕為慕容垂所逼自鄴奔枋頭堅之死也不
 復入鄴城將收兵趙魏西赴長安會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冲頗
 為垂將平規等所敗乃遣昌黎太守宋敞焚燒和龍蒯城宮室率眾三
 萬進屯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去鄴率男女六萬餘口進如潞川驃騎張
 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據晉陽始知堅死問率哀于晉陽三軍縞素
 王永留苻冲守壺關率騎一萬會丕勸稱尊號丕從之乃以太元十年
 僭即皇帝位于晉陽南立堅行唐大赦境內改元曰太安置百官以張
 蚝為侍中司空封上黨郡公王永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
 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進封清河公王騰為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司隸
 校尉陽平郡公苻冲為左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西平王俱石子為衛
 將軍漢陽公楊輔為尚書右僕射濟陽公王亮為護軍將軍彭城公強
 益耳梁暢為侍中徐義為吏部尚書並封縣公自餘封授各有差是時
 安西呂光自西域還師至于宜禾堅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距之高昌
 太守楊翰言於熙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彊氣銳其鋒不可當也度其事
 意必有異圖且今關中擾亂京師存亡未知自河已西迄于流沙地方
 万里帶甲十萬鼎峙之勢實在今日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梧合口
 水險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自然投戈如其以遠不守伊
 吾之關亦可距也若度此二要雖有子房之策難為計矣地有所必
 爭直此機也熙弗從美水令捷為張統說熙曰王上傾國南討覆敗而
 還慕容垂擅兵河北泓冲寇逼京師丁零雜虜跋扈閩洛州郡女豪
 所在風扇王綱弛絕人懷利已今呂光回師將軍何以抗之熙曰誠
 深憂之未知計之所出統曰光雄果勇毅明略絕人今以蕩西域之
 威擁歸師之銳鋒若猛火之盛於原弗可敵也將軍世受殊恩忠
 誠夙著立勳王室宜在於今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為將軍

計者莫若奉為盟主以攝衆望推忠義以摠率群豪則光无異心也資其精銳東兼毛興連王統楊壁集四州之衆掃凶逆於諸夏寧帝室於關中此桓文之萃也熙又不從殺洛于西海以子胤為鷹揚將軍率衆五万距光于酒泉敦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光降胤及光戰于安彌為光所敗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迎光光殺之建威西郡太守索紉奮威督洪池已南諸軍事酒泉太守宋皓等並為光所殺堅尚書令魏昌公苻纂自關中來奔拜太尉進封東海王以中山太守王六元為平東將軍平州刺史阜城侯苻謨為征東將軍冀州牧高城侯苻紹為鎮東將軍督冀州諸軍事重合侯苻謨為征西將軍幽州牧高邑侯苻亮為鎮北大將軍督幽平二州諸軍事並進爵郡公亮紹據信都謨亮先據常山慕容垂之圍鄴城也並降于垂聞丕稱尊黜遣使謝罪王亮固守博陵与垂相持左將軍竇衝秦州刺史王統河州刺史毛與益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壁衛將軍楊定並據隴右遣使招不請討姚萇不天悅以定為驃騎大將軍辟征南大將軍雍州牧衝為征

西大將軍梁州牧統鎮西大將軍與車騎大將軍辟征南大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廣安西將軍皆進位州牧於是王永宣檄州郡曰大行皇帝弃背万国四海无主征東大將軍長樂公先帝元子聖武自天受命荆南威振衡海分陝東都道被夷夏仁澤光於宇宙德声侔于下武永与司空蚝等謹順天人之望以季秋吉辰奉公紹承大統銜哀即事栖谷惣戎枕戈待旦志雪大耻慕容垂為封豕于關東泓冲繼凶于京邑致乘輿播越宗社淪傾羌賊姚萇我之牧士乘輿滔天親行大逆有生之巨賊也永累葉受息世荷將相不与驪山之戎蔡澤之狄共戴皇天同履厚土諸牧伯公侯或宛沛宗臣或四七勳舊豈忍捨破國之醜豎縱殺君之逆賊乎主上飛龍九五實協天心靈祥休瑞史不輟書投戈効義之士二十餘万少康光武之功可旬朔而成今以衛將軍俱石子為前軍師司空張蚝為中軍都督武將猛士風烈雷震志列元兇義无它顧永謹奉乘輿恭行天罰君臣終始之義在三志驅之誠勳力同之以建晉鄭之美先是慕容麟攻王亮于博陵至是粮

竭矢尺郡功曹張猗踰城聚眾應驎充臨城數之曰卿秦之人也吾鄉之君也起眾應賊驎稱義兵何名實相違之甚卿兄往合鄉宗親逐城至天地不容為世大戮身滅未幾鄉復續之鄉見吾吏親尋干戈競為戎首為爾君者不亦難乎今人可取卿一功之功寧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古人有云求忠臣必出孝子之門卿母在城不能顧之何忠義之可望惡不絕世鄉之謂也不圖中州禮義之邦而卿門風若斯卿去老母如脫屣吾復何論哉既而城陷充及固安侯苻璽並為驎所殺丕復以王永為司徒錄尚書事徐義為尚書令加光祿大夫初王廣還自成都也奔其兄秦州刺史統及長安不守廣攻河州牧毛與于枹罕與遣建節將軍臨清伯衛平率其宗人千七百夜襲廣軍大敗之王統復遣兵助廣與於是嬰城固守既而襲王廣敗之廣亡奔秦州為隴西鮮卑匹蘭所執送詣姚萇與既敗王廣謀伐王統平上邽枹罕諸氏皆窘於兵革而疲不堪命乃殺與推衛平為使持節安西將軍河州刺史遣使請命刁雲殺慕容忠乃推慕容永為使持節大都督中外

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州牧錄尚書事河東王稱藩于垂征東苻定鎮東苻紹征北苻謨鎮北苻亮皆降于慕容垂不又進王永為左丞相苻纂為大司馬張蚝為大尉王騰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徐義為司空苻冲為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儀同三司俱石子為衛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領官皆如故永又檄州郡曰昔夏有窮夷之難少康起焉王莽毒殺平帝世祖重光漢道百六之運何代死之天降喪亂羗胡猾夏先帝晏駕賊庭京師鞠為戎穴神州蕭條生靈塗炭天末三秦社稷有奉王上聖德恢弘道侔光武所在宅心天人歸屬必當隆中與之功復配天之美姚萇殘虐慕容垂凶暴所過滅戶夷煙毀廢立墓毒徧存三痛纏幽顯雖黃巾之害於九州赤眉之暴于四海方之未為甚也今素秋將及行師令辰公侯牧守壘主鄉豪或勦力國家乃心王室各率所統以孟冬上旬會大駕于臨晉於是天水姜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郎建忠高平牧官都尉王敏等咸承檄起兵各有眾數萬遣使應不皆就拜將軍郡守封列侯冠軍鄧景

擁眾五千據彭池與竇衡為首尾擊襄平涼太守金熙安定北部都尉
鮮卑沒弈于率郡善王胡負吒護菴中郎將梁耆奴等與襄左將軍姚
方城鎮遠強京戰于孫兵谷大敗之抱罕諸氏以衛平年老不可以成
事業議廢之而憚其宗彊連日不決氏有啖青者謂諸將曰大事宜
定東討姚襄不可沉吟猶豫一旦事發反為人害諸軍但請衛公會集
眾將青為諸軍使之眾以為然於是大饗諸將青抽劍而前曰今天下
大亂豺狼塞路吾曹今日可謂休戚是同非賢明之主莫可濟艱難也
衛公朽老不足以成大事宜反初服以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王室踈
屬而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諸君若有不同者便下異議乃奮
劍攘袂將斬貳已者眾皆從之莫敢仰視於是推登為帥遣使於不請
命不以登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持節及州郡督因其
所稱而授之又以徐義為右丞相不留王騰守晉陽楊輔成壘關率眾
四萬進據平陽王統以秦州降姚襄慕容永以不至平陽恐不自固乃
遣使求假道還東不弗許遣王永及苻纂攻之以俱石子前為鋒都督

與慕容永戰于襄陵王永大敗永及石子皆死之初苻纂之奔不也部
下壯士三千餘人不猜而忌之及永之敗惟為纂所殺率騎數千南奔
東垣晉陽威將軍馮該自陝要擊敗之斬不首執其太子寧長樂王
壽送于京師朝廷赦而不誅歸之於苻宏徐義為慕容永所獲械埋其
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土開械脫於重禁之中若有人道之
者遂奔楊 佗期佗期以為洛陽令苻纂及弟師奴率不餘眾數萬奔
據杏城苻登稱尊號偽謚不為哀平皇帝不之臣佗皆沒慕容永亦乃
進據上黨之長子僭稱太孺改元曰中興不位在位二年而敗

登字文高堅之族孫也父敞健之世為太尉司馬隴東太守建節將軍
後為苻生所殺堅即偽位追贈右將軍涼州刺史以登兄同成嗣毛與
之鎮上邽以為長史登少而雄勇有壯氣麤險不修細行故堅弗之
奇也長而折節謹厚頗覽書傳拜殿上將軍稍遷羽林監揚武將軍
長安令坐事黜為狄道長及關中亂去縣歸毛與同成言於與請以登
為司馬常在營部登度量不群好為奇略同成常謂之曰汝聞不在其

位不謀其政无數干時將為博識者不許吾非疾汝恐或不喜人妄豫耳自是可止汝後得政自可專意時人聞同成言多以為疾登而抑蔽之登乃屏迹不妄交游與有事則召之戲謂之曰小司馬可坐評事登出言輒析理中與內服焉然祈憚而不能委任後姚萇作亂遣其弟碩德率眾伐毛與相持久之與將死告同成曰尚卿累年共擊逆羗事終不尅何恨之深可以後事付卿小弟司馬珍碩德者必此人也卿可授攝司馬事登既代衛平遂專統征伐是時歲旱眾飢道殣相望登每戰殺賊名為執食謂軍人曰汝等朝戰暮飽肉何憂於飢士眾從之噉死人肉輒飽健能鬪姚萇聞之急召碩德曰汝不來必為苻堅所食足碩德於是下隴奔萇及不敗不尚書寇貴奉太子渤海王懿濟北王祖自辛城奔登登乃具不死問於是為不發喪行服三軍縞素登請立懿為主眾咸曰渤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冲未堪多難國亂而立長為君春秋之義也三虜誇僭寇旅殷疆豺狼梟鏡幸自而是自右厄運之極莫甚於斯大王挺劍西州鳳翔秦隴偏師暨姚萇奔潰

一戰之功可謂光格天地宜龍驤武奮拯拔舊京以社稷宗廟為先不可頌曹臧吳札一介微節以失圖運之機不建中興之業也登於是以太元十一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太初立堅神主于軍中載以輜輶羽葆青蓋車建黃旗武賁之士三百人以衛之將戰必告凡欲所為啓主而後行繕甲募兵將引師而東乃告堅神主曰維曾孫皇帝曰登以太皇帝之靈恭踐宝位昔五將之難賊羗肆害于聖躬實登之罪也今合義旅眾餘五万精甲勁兵足以立功年穀豐稔足以資贍即日星言雷邁直造賊庭奮不顧命隕越為期庶上報皇帝酷免下雪巨子大耻惟帝之靈降監厥誠因獻歎流涕將主莫不悲慟皆刻鉞鏃為死休字示以戰死為志每戰以長稍鉤刃為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為戰所向无前初長安之將敗也堅中壘將軍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眾五千據險築堡以自固而受姚萇官爵及萇之言堅嵩等以王礼葬堅于二堡之間至是各率眾降登拜嵩鎮軍將軍雍州刺史空輔國將軍京兆尹登復改葬堅以天子之禮又僭立其妻

毛氏為皇后弟懿為晉王太弟遣使拜苻纂為使持節侍中都督東諸軍事大帥領大司馬進封魯王纂弟師奴為撫軍大將軍并州牧朔方公纂怒謂使者曰渤海王世祖之孫先帝之子南安王何由不立而自尊乎纂長史王旅諫曰南安已立理无中改賊虜未平不可宗室之中自為仇敵願大王遠蹤光武推聖公之義梟二虜之後徐更圖之纂乃受命

於是貳縣虜帥彭沛毅署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等尺應之有衆十萬餘纂遣師奴攻上郡羌酋金大黑金洛生大黑等逆戰大敗之斬首五千八百登以竇衝為車騎大將軍南秦州牧楊定為大將軍益州牧楊辟為司空梁州牧苻纂敗姚碩德于涇陽姚萇自陰密距纂三退屯敷陸竇衝攻萇汧雍二城剋之斬其將軍姚方平張略等又與萇戰于汧東為萇所敗登次于瓦亭萇攻彭沛毅堡陷之沛毅奔杏城萇遷陰密登征虜馮翊太守蘭犢率衆二万自頻陽入于和寧與苻纂首尾將圖長安師奴勸其兄纂稱尊號纂不從乃殺纂自立為秦公蘭犢絕之皆為姚萇所敗登進據胡空堡戎夏歸之者十有

餘万姚萇遣其將軍姚方成攻陷徐嵩堡嵩被殺采坑戎士登率衆下隴入朝那姚萇據武都相持累戰互有勝負登軍中大飢以苻以供兵士立其子崇為皇太子弁為南安王尚為北海王姚萇退還安定登就食新平留其大軍于胡空保率騎万餘圍萇營四面大哭哀声動人萇惡之乃命三軍哭以應登登乃引退萇以登頻戰輒勝謂堅有神驗亦於軍中立堅神主請曰往年新平之禍非萇之罪臣兄襄從陝北渡假路求西狐死首丘歆暫見鄉里陛下與苻眉要路距擊不遂而沒襄勅臣行殺非臣之罪苻登陛下末族尚欲復讎臣為兄報耻於情理何負昔陛下假臣龍驤之號謂臣曰朕以龍驤建業卿其勉之明詔昭然言猶在耳陛下雖過世為神豈假手于苻登而圖臣忘前征時言邪今為陛下立神象可歸休於此勿計臣過聽臣至誠登進師攻萇既而升樓謂萇曰自古及今安有殺君而反立神象請福望有益乎大呼曰殺君賊姚萇出來吾与汝決之何為枉宮无辜萇揮而不應萇自立堅神象戰未有將軍中每夜驚恐乃嚴鼓斬象首以送登登將軍竇洛實于

等謀反發文見出奔于萇登進討彭池不剋攻弥姐營及繁川諸堡皆
剋之萇連戰屢敗乃遣其中軍姚崇襲大界登引師要之大敗崇于安
丘俘斬二萬五千進攻萇將吳忠唐匡于平涼剋之以尚書符碩原為
前禁將軍滅羗校尉成平涼登進據苟頭原以逼安定萇率騎三萬夜
襲大界營陷之殺登妻毛氏及其子并尚擒名將數十人驅掠男女五
萬餘口而去登收合餘兵退據胡空堡遣使齎書加賈衝大司馬驃
騎將軍前鋒大都督都督隴東諸軍事楊定左丞相上大將軍都督中
外諸軍事楊驛大將軍都督中外隴右諸軍事遣衝率身衆為先驅
自繁川趨長安登率衆從新平逕據新豐之千戶固使定率隴上諸軍
為其後繼驛留守仇池又命其并州刺史楊政異州刺史楊楷率所統
大會長安萇遣其將軍王破虜略地秦州楊定及破虜戰於清水之格
奴坂大敗之登攻張龍世于鞏泉堡姚萇救之登引退萇密遣其將任
允宗度詐為內應遣使招登許開門納之登以為然雷惡地馳謂登曰
姚萇多計略善御人必為姦變願深宜詳思登乃止萇聞惡地之語登

也謂諸將此羗多姦智今其詭計事必无成登聞萇縣門以待之大驚
謂左右曰雷征東其殆聖乎微此公朕幾為豎子所誤萇攻陷新羅堡
萇扶風太守齊益男奔登登其將軍路柴強武等並以衆降於萇登攻萇
將張業生于隴東萇救之不剋而退登將軍魏福飛攻姚當成于杏城
為萇所殺馮翊郭質起兵廣鄉以應登宣檄三輔曰義感君子利動小
人吾等生逢先帝堯舜之化累世受恩非常伯納言之子即卿校牧守
之胤而可坐視豺狼忍空君父裸尸薦棘痛結幽泉山陵無松隧之兆
靈主無清朝之頌賊目莫大之甚自古所未聞雖茹荼之苦銜蓼之辛
何以諭之姚萇窮凶肆言毒被八神於圖讖歷數萬無一分而敢妄竊
重名厚顏瞬息日月固所不照二儀實亦不育自皇天雖欲絕之亦將假
手于忠節凡百君子皆夙漸神化有懷義方含耻而存孰若陷道而沒
乎衆咸然之唯鄭縣人苟曜不從聚衆數千應姚萇登以質為平東
將軍馮翊太守質遣部將伐曜大敗而歸質乃東引楊楷以為聲援又
與曜戰于郵東為曜所戰敗遂歸于萇萇以為將軍質衆皆潰散登

自雍攻葭將金溫于范氏堡剋之遂渡渭水攻葭京兆太守韋范于段氏堡不剋進據曲牢苟曜有衆一萬據逆方堡密應登去曲牢繁川次于馬頭原葭率騎來距大戰敗之斬其尚書吳忠進攻新平葭率衆救之登引退復攻安定爲葭所敗據路承堡是時葭疾病見符堅爲祟登聞之秣馬厲兵告堅神主曰曾孫登自受任執戈幾將一紀未嘗不上天錫祐皇鑒垂矜所在必剋賊旅水摧今太皇帝之靈降災疾于逆菴以形類推之醜虜必將不振登當因其隙斃順行天誅極復梓宮謝罪清廟於是大赦境內百寮進位二等與葭將姚崇弟爽于清水累爲崇所敗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葭疾小瘳率衆距登登去營逆葭遣其將姚毗隆別攻登營登懼退還葭夜引軍過登營三十餘里以躡登後旦而候人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此爲何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覓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与此菴同世何其厄哉遂罷師還雍以竇衝爲右丞相尋而衝叛自稱秦王建年踣登攻之于野人堡衝請救於姚葭葭遣其太子興攻胡空堡以救之登引兵還赴胡空堡衝遂與葭連和至是葭死登聞之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於是大赦衆而東攻屠各姚奴帛蒲二堡剋之自甘泉向關中興追登不及數十里登從六陌趣廢橋阻將尹緯據橋以待之登爭水不得衆渴死者十二三與緯大戰爲緯所敗其夜衆潰登單馬奔雍初登之東也留其弟司徒廣守雍太子崇守胡空堡廣崇聞登敗出奔衆散登至无所歸遂奔平涼收集遺衆入馬毛山興率衆攻之登遣子汝陰王宗質于隴西鮮卑乞伏乾歸結婚請援乾歸遣騎二萬救登登引軍出迎與興戰于山南爲興所敗登被殺在位九年時年五十二崇奔于湟中僭稱尊號改元延初偽謚登曰高皇帝廟號太宗崇爲乾歸所逐崇定皆死始健以穆帝永和七年僭立至登五世凡四十有四歲以孝武帝太元十九年滅

索泮字德林敦煌人也世爲冠族泮少時游俠及長亦節好孝有佐世才器張天錫輔政以泮爲冠軍記室參軍天錫即位拜司兵歷位禁中錄事地法御掾州府肅然郡縣改迹迂羽林左監有勤幹之稱出爲中

壘將軍西郤武威太守典戎校尉政務寬和戎夏懷其惠天錫甚敬之符堅見而歎曰涼州信多君子既而以泮河西德望拜別駕呂光既剋姑臧泮固郡不降光攻而獲之光曰孤既平西域將赴難京師梁熙無狀絕孤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意阻郡固迷自同元惡泮厲色責光曰將軍受詔討叛胡可受詔亂涼州耶實君何罪而將軍寧之泮但苦力寡不能固守以報君父之讎豈如逆氏彭濟望風反叛王滅巨死禮之常也乃就刑于市神色不變弟菱有雋才仕張天錫為執法中郎宄從右監符堅世至伏波將軍典農都尉與泮俱被害

徐嵩字元高盛之子也少以清白著稱符堅時奉賢良為郎中稍遷長安令貴戚子弟犯法者嵩一皆考竟請託路絕堅甚竒之謂其叔父成曰人為長吏故當雁耳此年少落落有端貳之才迂守始平郡甚有威惠及壘陷姚方成執而數之嵩厲色謂方成曰汝姚萇罪應萬死主上止黃眉之斬而宥之叨據內外位為列將無犬馬識養之誠首為大逆汝曹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姚萇於地下方

晉紀十五

九

成怒三斬嵩漆其首為便器登皇之哀慟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忠武

史臣曰自兩京珍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墟紫宸遷畫龜之六干戈日用戰爭方興猶逐鹿之並駘若瞻烏之靡定符洪擅蠻陬之桀黠乘羯虜之危亡乃附款江東而志圖關右禍生蠱毒未逞狼心健既承家克隆凶緒率患歸之眾投山西之隙據億丈之巖險認三秦之果銳敢窺大寶遂竊鴻名狡數姦雄有可言矣長生慘虐直自率由觀辰象之災謂法星之夜飲忍生靈之命疑猛獸之朝飢但肆毒於刑殘曾无心於戒懼招乱速禍不亦且乎永固雅量環姿變夷從夏叶魚龍之謠詠挺草付之休徵剋翦茲回篡承偽歷遵明王之德教聞先聖之儒風撫育黎元憂勤庶政王猛以宏材緯軍國符軌以懿戚贊經綸權薛以諒直進規謨鄧張以忠勇恢威略雋賢效能杞梓呈才文武兼施德刑具舉乃平燕定蜀擒代吞涼跨二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遐荒慕義幽險宅心因止馬而獻歌託栖鸞鳥以成頌固以功侔曩烈豈直化洽當年

雖五湖之盛莫之比也既而足以夸世復諫違謀輕敵怒鄰窮兵黷武
懟三正之未叫取五運之猶垂傾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貞其犬羊之
力肆其吞噬之能自謂戰必勝攻必取便欲鳴鸞爲禹穴駐蹕疑山䟽爵
以侯楚材築館以須歸命曾弗知人道助順神理言盈雖矜涿野之彊
終致昆陽之敗遂使凶渠候隙狡寇伺間步搖啓其禍先燒當棄其
亂極宗社遷於他族身首罄於賊臣貽我將來取笑天下豈不哀哉豈
不謬哉符丕承亂潛竊尋及傾敗斯可謂天之所廢人不能支持登集
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雖衆寡不敵難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
贊曰洪惟壯勇威稜氏種健藉世資遂雄開隴長生氏日虐敗不旋踵永
固禎祥肇自龍驤垂旒負辰竊帝圖王患生縱敵亂起矜彊不登僭
假淪胥以云

姚弋仲

姚襄

姚萇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為羌酋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七世孫填虞漢中元末寇擾西州為揚虛侯馬武所敗徙出塞虞九世孫遷郝率種人內附漢朝嘉之假冠軍將軍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于南安之赤亭郝玄孫柯迴為魏鎮西將軍綏戎校尉西羌都督迴生弋仲少英毅不營產業唯以收恤為務眾皆畏而親之永嘉之亂東徙榆眉戎夏繼負隨之者數萬自稱護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風公劉曜之平陳安也以弋仲為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邑之于隴上及石季龍剋上邽弋仲說之曰明公握兵十萬功高一時正是行權立策之日隴上多豪秦風猛勁道隆後服道濟先叛宜徙隴上豪彊虛其心腹以實畿甸季龍納之啓勅以弋仲行安西將軍六夷左都督後晉豫州刺史祖約奔于勒勒禮待之弋仲上疏曰祖約殘賤晉朝逼殺太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此其始矣

勒善之後竟誅約勒既死季龍執權思弋仲之言遂徙秦雍豪傑于關東弋仲率部眾數萬遷于清河拜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封襄縣公及季龍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季龍累召之乃赴正色謂季龍曰奈何把辭受託而返奪之于季龍憚其彊正而不之責遷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性清儉鯁直不脩威儀屢獻讜言無所迴避季龍甚重之朝之大議靡不參決公卿亦憚而推下之武城左尉季龍寵姬之弟也曾擾其部弋仲執尉數以迫脅之狀命左右斬之尉叩頭流血左右諫乃止其剛直不回皆此類也季龍末梁犢敗李農於滎陽季龍大懼馳召弋仲弋仲率其部眾八千餘人屯于南郊輕騎至鄴時季龍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豈來覓食邪我不知上存亡若一見雖死無恨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數季龍曰兒死來愁邪乃至疾兒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今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人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兒小若不妄天下必亂當且憂此不煩憂賊也犢等因思歸之心共為姦盜所行殘賊

此成擒耳老羗請効死前鋒使一舉而了弋仲性狷直俗無尊卑皆汝
之季龍恕而不責於坐授使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
汝看老羗堪破賊以不於是貫鉀跨馬于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
滅梁犢以功加劔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平郡公丹閔之乱弋仲率
衆討閔次于混橋石祗僭號于襄國以弋仲爲右丞相待以殊礼祗與
閔相攻弋仲遣其子襄救祗戒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不須復
見我也襄擊閔於常盧澤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
百弋仲部曲馬何羅博學有文才張豺之輔石世也皆弋仲歸豺豺以
爲尚書郎豺敗復歸咸勸殺之弋仲曰今正是招才納奇之日當收其
力用不足言也以爲參軍其寬恕如此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諸子
曰吾本以晉室大乱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
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
節無爲不義之事乃遣使請降永和七年拜弋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
都督江淮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八年卒
時年七十二子襄之入閔也爲符生所敗弋仲之柩爲生所得生以王
禮葬之于天水翼縣襄位追謚曰景元皇帝廟號始祖墓曰高陵置
園邑五百家

襄字景國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辭垂過膝雄武多
才藝明察善撫納士衆爰劾之咸請爲嗣弋仲弗許百姓固請者日有
千數乃授之以兵石祗僭號以襄爲使持節驃騎將軍護烏丸校尉
豫州刺史新昌公晉遣使拜襄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即立縣公弋
仲死襄秘不發喪率戶六萬南攻陽平元城發于皆破之殺掠二千餘
家屯于碣磝津以太原王亮爲長史天水尹赤爲司馬略陽伏子成爲
左部帥南安欽岐爲右部帥略陽王黑那爲前部帥強白爲後部帥大
原薛讚略陽權翼爲參軍南至滎陽始發喪行服與高昌李歷戰于
麻田馬中流矢死賴其弟長以免晉處襄子譙城遣五弟爲任單騎度
淮見豫州刺史謝尚于壽春尚命去仗衛幅巾以待之一面交款便若
平生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學博通雅善談論英濟之稱著于南夏

中軍將揚州刺史邢潛憚其威名乃因襄諸弟頻遣刺客殺襄刺客
推誠告賈襄待之若舊潛遣將軍魏憬率五千餘人襲襄襄乃斬
憬而并其眾浩愈惡之乃使將軍劉啓守譙遷襄于梁國豳臺表授
梁國內史襄遣權翼詣浩浩曰姚平北毋卒動自由豳所望也翼曰將
軍輕納姦言自生疑貳愚謂猜嫌之由不在於彼浩曰姚君縱放小人
盜竊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將軍謂姚平北以威武自彊終為
難保校兵練眾將懲不恪取馬者欲以自衛耳浩曰何至是也浩遣謝
方討襄襄逆擊破之浩甚怒會聞關中有變浩率眾北伐襄乃要擊
浩於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壘復如淮南浩
遣劉啓王彬之伐山桑襄自淮南擊滅之鼓行濟淮屯于盱眙招掠流
人眾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建鄴罪狀於浩并自陳謝流
人郭敵等千餘人執晉堂邑內史劉仕降于襄朝廷大震以吏部尚書
周閔為中軍將軍緣江備守襄將佐部眾皆北人咸勸襄北還襄方
軌北引自稱大將軍大單于進攻外黃為晉邊將所敗襄收散卒而

動撫恤之於是復振乃據許昌將如河東以圖關右自許遂攻洛陽踰
月不剋其長史王亮諫襄曰公英略蓋天下士眾思効力命不可損威
勞眾守此孤城宜還河北以弘遠略襄曰洛陽雖小山河四塞之固亦
是用武之地吾欲先據洛陽然後開建大業俄而其卒襄哭之甚慟曰
天將不欲成五事乎王亮捨我去也晉征西大將軍桓溫自江陵伐襄
戰于伊水北為溫所敗率麾下數千騎奔于北山其夜百姓棄妻子隨
襄者五千餘人屯據陽鄉赴者又四千餘戶襄前後敗喪數矣眾知
襄所在輒扶老攜幼奔馳而赴之時或傳襄創重不濟溫軍所得士女
莫不北望揮涕其得物情如此先是弘農楊亮歸襄襄待以客禮後
奔桓溫溫問襄於亮亮曰神明聖子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其見重如
是襄尋徙北屈將圖關中進屯杏城遣其從兄輔國姚蘭略地郿城使
其兄益及將軍王欽盧招集地戎夏歸附者五萬餘戶符生遣其將
符飛拒戰蘭敗為飛所執襄率眾西引生又遣符堅鄧羗等要之襄之
將戰沙門智通固諫襄宜厲兵收眾更思後幸襄曰二雄不俱立異天

不棄德以濟黎元五吾計決矣會老帥來逼襄怒遂長駢而進戰于三原
襄敗為堅所殺時年二十七是歲晉升平元年也符生以公禮葬之長
潛號追謚魏武王封襄孫延定為東城侯

長字景茂弋仲第二十四子也少聰哲多權略廓落任率不脩行業諸
兄皆竒之隨襄征伐每參大謀襄之寇洛陽也夢長服衮衣升御坐諸
酋長皆侍立且謂將佐曰五岳夢如此此兒志度不恒或能大起吾族襄
之敗于麻田也馬中流矢死長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長曰但
令兄濟豎子安敢害長會救至俱免及襄死長率諸弟降于符生符
堅以長為揚武將軍歷左衛將軍隴東汲郡河東武都武威巴西扶風
太守寧幽兗三州刺史復為揚武將軍步兵校尉封益都侯為堅將累
有大功初長隨楊安伐蜀嘗晝寢水旁上有神光燦然左右咸異之及
符堅寇晉以長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長曰朕本以龍驤
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
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堅既敗

于淮南歸長安慕容泓起兵叛堅堅遣子叡討之以長為司馬為泓
所敗叡死之長遣龍驤長史趙郡詣叡謝罪堅怒殺之長懼奔于渭北
遂如馬牧西州豪族尹詳趙曜王欽盧牟雙狄廣張乾等率五萬餘家
咸推長為盟主長將距之天水尹緯說長曰今百六之數既臻秦亡之兆
已見以將軍威靈命世必能匡濟時艱故豪傑驅馳咸同推仰明公宜
降心從議以副群望不可坐觀沉溺而不拯救之長乃從緯謀以太元
九年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境內年號白雀稱制行事以
天水尹詳南安龐演為左右長史南安姚晃尹緯為左右司馬天水狄
伯支焦虔梁龐魏任謙為從事中郎姜訓閻遵為掾屠蜀王據焦世
蔣秀尹延年牛雙張乾為參軍王欽盧姚方城王破虜楊難尹嵩裴
騎趙曜狄廣党刪等為帥時慕容冲與符堅相攻眾其成嬰長將西上恐
冲逼之乃遣使通和以子崇為質於冲進屯北地厲兵積粟以觀時變
符堅先徙晉人李詳等數千戶于敷陸至是降于長北地新平安定羗
胡降者十餘萬戶堅率諸將攻之不能剋長聞慕容冲攻長安議進

趨之計群下咸曰且先據咸陽以制天下萇曰燕因懷舊賢之士而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東歸之思安能以固秦川吾欲移兵鎮北廣收資實須秦弊燕迴然後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下莊得二之義也堅寧朔將軍宋方率騎三千從雲中將赴長安萇自貳縣要破之方單馬奔免其司馬田晃率衆降萇萇遣諸將攻新平剋之因略地至安定嶺北諸城盡降之時符堅為慕容冲所逼走入五將山冲入長安堅司隸校尉權翼尚書趙遷大鴻臚皇甫覆光祿大夫薛讚扶風太守段鏗等文武數百人奔于萇萇遣驍騎將軍吳忠率騎圍堅萇如新平俄而忠執堅送之慕容冲遣其車騎大將軍高蓋率衆五萬來伐戰于新平南大破之蓋率麾下數千人來降拜散騎常侍冲既率衆東下長安空虛盧水郝奴稱帝于長安渭北盡應之扶風王麟有衆數千堡據馬嵬奴遣弟多攻麟萇伐麟破之麟走漢中執多而進攻奴降之以太元十一年萇僭即皇帝位于長安大赦改元曰建初國號大秦改長安曰常安立妻虵氏為皇后子興為皇太子置百官自謂以火德承符氏木

行服色如漢氏承周故事徙安定五千餘戶于長安以弟征虜緒為司隸校尉鎮長安萇如安定擊平涼胡龔鮮卑沒奔于大破之遂如秦州刺史王統相持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萇者二萬餘戶統懼乃降因饗將士于上邽南安人古成誛進曰臣州人殷地險雋傑如林用武之國也王秦州不能收拔賢才二分鼎足而坐玩珠玉以至于此陛下宜散秦州金帛以施六軍旌賢表善以副鄙州之望萇善之擢為尚書郎拜弟碩德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將軍秦州刺史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萇還安定脩德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費以救時弊閭閻之士有蒙介之善者皆顯異之萇復如秦州為符登所敗語在登傳以其太子興鎮長安而與登相距登馮翊太守蘭犢與符師奴離貳慕容冲攻之犢遣使請救萇將赴救尚書令姚旻左僕射尹緯等言於萇曰符登近在瓦亭陛下未宜輕舉萇曰登遲重少決每失時機聞吾自行正當廣集兵資必不能輕軍深入兩月之間足可剋此二豎吾事必矣遂師次于渥源師奴率衆來距大戰敗之盡俘其衆又擒蘭犢收其士馬萇乃

掘符堅戶鞭撻無數裸剥衣裳荐之以棘次土而埋之慕容永征西將
軍王宣率衆降萇初關西雄傑以符氏既終萇雄略命世天下之事可
一旦而定萇既與符登相持積年數為登所敗遠近咸懷去就之計唯
征虜齊難冠軍徐洛生輔國劉郭單冠威彌姐婆觸龍驤趙惡地鎮
北梁國兒等守忠不貳並留子弟守營供繼軍糧身將精卒隨萇征
伐時諸營既多故號萇軍為大營天營之號自此始也時天大雪萇下
書深自責罰散後宮文綺珍寶以供戎事身食一味妻不重綵將帥死
王事者加秩二等士戰卒沒皆自喪贈立大輿禮先賢之後敦煌索盧
曜請刺符登萇曰卿以身徇難將為誰乎曜曰臣死之後深以友人隴
西辛暹仰託萇遣之事發為登所殺萇以暹為騎都尉登進逼安定
諸將勸萇決戰萇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下吾將以計取之於是留其
尚書令姚昱守安定夜襲登輜重于大界剋之諸將咸欲因登駭亂故
擊之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萇以安定地狹且逼符
登使姚碩德鎮安定徙安定千餘家于陰密遣弟征南靖鎮之立社稷

于長安百姓年七十有德行者拜為中大夫歲賜牛酒尹緯姚昱謂古
成誥曰符登窮寇歷年未滅姦雄鷓峙所在糾扇夷夏皆貳將若之何
誥曰主上權略無方信賞必罰賢能之士咸懷樂推豈慮大業不成
氏賊不滅乎緯曰登窮寇未滅姦雄所在肩合吾等寧無懼乎誥曰三
秦天府之國主上十分已有其八今所在可慮者符登楊定雷惡地耳
自餘瑣瑣焉足論哉然惡地狹衆寡不足為憂符登藉烏合犬羊
偷存假息料其智勇非至尊之匹霸王之起必有驅除然後剋定大業
昔漢魏之興也皆十有餘年乃能一同於海內五六年間未為久也主
上神略內明英武外發可謂無敵於天下耳取登有餘力願布德行仁
招賢納士厲兵秣馬以候天機如其鴻業不成者誥請腰斬以謝明公
緯言之於萇萇大悅賜誥爵關內侯雷惡地率衆降萇拜為鎮東將
軍魏褐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氏胡數萬人攻安北姚當城於杏城
雷惡地應之攻鎮東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之群臣咸曰陛下不
憂六十里符登乃憂六百里褐飛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

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褐飛東結董成甘言美說以成姦謀若
得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為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於是
潛軍赴之萇時衆不滿二千褐飛惡地衆至數萬氏胡赴之者首尾不
絕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群下怪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比嘗會
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褐飛等以萇
兵少盡出衆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
以乘其後褐飛兵擾亂萇遣鎮遠王超平遠譚亮率步騎擊之褐飛
衆大潰斬褐飛及首級萬餘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惡地每謂人曰吾
自言智勇所施足為一時之傑校數諸雄如吾之徒皆應跨據一方獸
嘯千里遇姚公智力摧屈是吾分也惡地猛毅清肅不可干以非義嶺
北諸豪皆敬憚之萇命其將當城於營處一柵孔中時樹一根以旌戰
功歲餘問之城曰營所至小已廣之矣萇曰少來鬪戰無如此快以千
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剋舉小乃為奇大何足貴貳城胡曹
寅王達獻馬三千匹以寅為鎮北將軍并州刺史達鎮遠將軍金城太

五月廿十六

守萇性簡率群下有過或面加罵辱太常權翼言於萇曰陛下弘達
自任不脩小節駕馭群雄苞羅舊異棄嫌錄善有高祖之量然輕慢之
風所宜除也萇曰吾之性也吾於舜之美未有片焉漢祖之短已收其一
若不聞謹言安知過也南羌靈夏率戶五千來降拜安西將軍萇下
書有復私仇者皆誅之將吏亡滅者各隨所親以立後振給長育之鎮
東苟曜據逆萬堡密引符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
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賊者必
有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逕據吾
東必苟曜豎子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豎
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散敗其事耳進戰大敗之登退屯于郿登將金
槌以新平降萇萇輕將數百騎入槌營群下諫之萇曰槌既去符登復
欲圖我將安所歸且懷德初附推欵委質吾復以不信待之何以御物
乎群氏果有異謀槌不從而止萇如陰密攻登勅其太子興曰苟曜好
姦變將為國害聞吾還北必來見汝汝便執之苟曜果見興於長安

與遣尹緯讓而誅之。苻萇大敗，登于安定，東置酒高會，諸將咸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卒太過耳。苻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辭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塵而進，前無橫陣二也；溫古知今，講論道藝，駕馭英雄，收羅雋異三也；董率大衆，履險若夷，上下咸允，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建立功業，東任群賢者，正望箕略中一片耳。群臣咸稱萬歲。」長下書令留臺主諸鎮，各置學官，勿有所廢。考試優劣，隨才擢叙。符登驃騎將軍，沒弁于率戶六千。降拜使持節、車騎將軍、高平公。苻萇寢疾，遣姚碩德鎮李潤，尹緯守長安。召其太子興詣行營，征南姚方城言於興曰：「今寇賊未滅，上復寢疾，王統符胤等皆有部曲，終為入宮，宜盡除之。」興於是誅符胤、王統、王廣、徐成、毛盛，乃赴召興。至，萇怒曰：「王統兄弟是吾州里，無他遠志。徐成等昔在秦朝，並為名將，天下小定，吾方任之，奈何輒便誅害！令人喪氣。」長下書，兵吏從征伐，戶在大營者，世世復其家，無所豫符。登與竇衝相持，萇議擊之。尹緯言於萇曰：「太子純厚，之稱著於遐邇，將領英略，未為遠

近所知，宜遣太子親行，可以漸廣威武，防闕閹之原。萇從之。戒興曰：「賊徒知汝轉近，必相驅入，保聚而掩之，無不克矣。比至胡空堡，衝圍自解，登聞興向胡空堡引還，興因龍衣平涼大獲而歸，咸如萇策。使興還鎮，長安。萇下書除妖謗之言，及赦前殺穢，有相劾舉者，皆以其罪罪之。晉正遠將軍護軍校尉楊佛嵩率胡蜀二千餘戶降于萇。晉將楊佺期、趙睦追之，遣姚崇赴救，大敗。晉師斬趙睦，以佛嵩為鎮東將軍。萇如長安，至于新支堡，疾篤，輿疾而進。夢符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毆刺之，出血如夢。」萇遂狂言，或稱曰：「萇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至長安，召太尉姚晃尚書左僕射尹緯、右僕射姚晃尚書秋伯支等入受遺輔政。萇謂興曰：「有毀此諸人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四者，既備，吾無憂矣。以太元十八年死，時年六十四。在位八年，偽諡武昭皇帝，廟號太祖，墓稱原陵。

姚興上

姚興字子略，萇之長子也。符堅時為太子舍人。萇之在馬牧，興自長安冒難奔萇。萇立為王太子，萇出征討常留統後事。及鎮長安，其有威惠與其中舍人梁喜、洗馬范勛等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人咸化之。萇死，興秘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鎮安定，碩德鎮陰密，弟崇守長安。碩德將佐言於碩德曰：「公威名宿重，部曲最彊。今喪代之際，朝廷必相猜忌，非永安之道也。」宜奔秦州，觀望事勢。碩德曰：「太子志度寬明，必無疑阻。今符登未滅，而自尋干戈，所謂追二表之蹤，授首與人，吾死而已。終不若斯及至，興優禮而遣之。」興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為長史，狄伯支為司馬，率眾伐符登。咸陽太守劉忠奴據避世堡以叛，興襲忠奴，擒之。符登自六陌向廢橋，始平太守姚詳據馬嵬堡以距登。登眾甚盛，興慮詳不能遏，乃自將精騎以迫登。遣尹緯領步卒赴詳，緯用詳計，據廢橋以抗登。登因急攻，緯將出戰，興馳遣狄伯支謂緯曰：「兵法一戰而制人者，蓋為此也。符登窮寇，宜持重，不可輕戰。」緯曰：「先帝登遐，人情擗懼，今不因思奮之力，集殄逆暨大事，去矣。」緯敢以死爭，遂與登戰，大破之。登眾渴死者十二三。其夜大潰，登奔雍，興乃發喪行服。大元十九年，僭即帝位於槐里，大赦境內。改元曰白皇初。遂如安定。先是符登使弟廣守雍，子崇屯胡空堡。聞登敗，各棄守走。登無所投，據遂奔平涼，率其餘眾入馬毛山。興自安定如涇陽，與登戰于山南，斬登，散其部眾，歸復之。農業徙陰密三萬戶於長安，分大營戶為四置，四軍以領之。安南強熙鎮遠，楊多叛，推竇衝為盟主，所在擾亂。興率諸將討之，軍次武功，多兄子良國殺多而降。衝弟章武與衝離，貳衝奔強熙。熙聞興將至，率戶二千奔秦州。竇衝走汧川，汧川民仇高執送之。衝從弟統率其眾降于興，封征虜。緒為晉王，征西碩德為隴西王，征南靖等及功臣尹緯、齊難、楊佛嵩等並為公侯。其餘封爵各有差。鮮卑薛勃於貳城為魏軍所伐，遣使請救。使姚崇赴救，魏師既還，薛勃復叛。崇伐而執之，大收其士馬而還。興追尊其庶母孫氏為皇后，配饗太廟。楊盛保二仇池，遣使

請命拜使持節鎮南將軍仇池公鮮卑越質詰歸率戶二力叛乞伏乾
歸降于興與處之于成紀拜使持節鎮西將軍平襄公姚碩德討平
涼胡金豹于洛城剋之初上邽姜乳據本縣以叛自稱秦州刺史碩德
進討之乳率衆降以碩德為秦州牧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徵乳為尚
書強熙及略陽豪族權干城率衆三萬圍上邽碩德擊破之熙南奔仇
池遂假道歸晉碩德西討干城干城降興令郡國各歲貢清行孝廉
一人慕容永既為慕容垂所滅河東太守柳恭等各阻兵自守興遣姚
緒討之恭等依河距守緒不得濟鎮東薛彊先據楊氏壁引緒從龍門
濟河遂入蒲坂恭勢屈請降徙新平安定新戶六千于蒲坂興母虵氏
死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群臣議請依漢魏故事既歿即吉興尚書郎
李嵩上疏曰二王異制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
以光道訓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尹緯駁曰帝
王喪制漢魏為準嵩矯常越禮愆于軌度請付有司以專擅論既葬
即吉乞依前議興曰嵩中臣孝子有何咎乎尹僕射棄先王之典而欲
導漢魏之權制豈所望於朝賢哉其一依嵩議鮮卑薛勃叛奔嶺北上
郡貳川雜胡皆應之遂圍安遠將軍姚詳於金城遣姚崇尹緯討之勃
自三交趣金城崇列營拊之而租運不繼三軍大飢緯言於崇曰輔國
弼姐高地建節杜成等皆諸部之豪位班三品督運稽留令三軍之絕
宜明宣刑書以徵不肅遂斬之諸部大震租入者五十餘萬興率步騎
二萬親討之勃懼棄其衆奔于高平治以并于于執而送之汝氏男
姚買得欲因興葬母虵氏殺興會有告之者興未之信遣李嵩詐往
買得具以告嵩嵩還以聞興乃賜買得死誅其黨與興下書禁百姓造
錦繡及淫祀興率衆寇湖城晉弘農太守陶仲山華山太守董邁皆降
于興遂如陝城進寇上洛陷之遣姚崇寇洛陽晉河南太守夏侯宗之
固守金墉崇攻之不剋乃陷柏谷徙流人西河嚴彥河東裴岐韓襲
等二萬餘戶而還興下書令士卒戰士者守宰所在埋藏之求其近親
為之立後武都氏屠飛啖鐵等殺隴東太守姚迴略三千餘家據方山
以叛興遣姚紹等討之斬飛鐵遣狄伯支迎流人曹會牛壽萬餘戶

于漢中興留心政事苞容廣納一言之善咸見禮異京兆杜瑾馮翊吉
默始平周寶等上陳時事皆擢處美官天水姜龕東平淳于歧馮翊
郭高等皆耆儒碩德經明行脩各明徒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
者萬數千人興每於聽政之暇引龕等于東堂講論道藝錯綜名理
涼州胡辯符堅之末東徙洛陽講授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赴之
請業興勅開尉曰諸生諮訪道藝脩已厲身往來出入勿拘常限於
是學者咸勸儒風盛焉給事黃門侍郎古成詵中書侍郎王尚尚書郎
馬岱等以文章雅正參管機密詵風韻秀舉確然不群每以天下是
非為己任時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為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
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劔求高高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詵興遣
將鎮東楊佛嵩攻陷洛陽班命郡國百姓因荒自賣為奴婢者悉免為
良人興以日月溥蝕火青屢見降號稱王下書令群公卿士將牧守宰
各降一等於是其太尉趙公昱等五十三人上疏諫曰伏惟陛下勳格
皇天功濟四海威靈振於殊域聲教暨於遐方雖成湯之隆殷基武王

之崇周業未足比喻方當廓靖江吳告成中岳豈宜過垂沖損違皇
天之眷命乎興曰殷湯夏禹德冠百王然猶順守謙沖未居崇極况朕
寡昧安可以處之哉乃遣昱告于社稷宗廟大赦改元弘始賜孤老鰥
寡粟帛有老年七十已上加衣杖始平太守周班槐里令李彭皆以黷
貨誅於是郡國肅然矣洛陽既陷自淮漢已北諸城多請降送任興下
書聽祖父母昆弟得相容隱姚緒姚碩德以興降號固讓王爵興弗許
京兆韋華譙郡夏侯軌始平龐眺等率襄陽流人一萬叛晉奔于興
興引見東堂謂華曰晉自南遷承平已久公政化風俗何如華曰晉王
雖有南面之尊無撓御之實宰輔執政出多門權去公家遂成習俗
刑網峻急風俗奢宕自桓溫謝安已後未見寬猛之中興大悅拜華中
書令興如河東時姚緒鎮河東興待以家人之禮下書封其先朝舊臣
姚驢趙惡地王平馬萬載黃世等子為五等子男命百僚舉殊才
異行之士刑政有不便於時者皆除之兵部郎金城邊熙上陳軍令煩
苛宜遵簡約興覽而善之乃依孫吳誓衆之法以損益之興立律令

于長安召郡縣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還之郡縣論史刑獄若州郡縣所不能決者謝之廷尉興常臨詒議堂聽斷疑獄于時號無冤滯姚緒姚碩德固讓王爵許之緒碩德威權日盛與訖姦佞小人沮惑之乃簡清正君子為之輔佐興以司隸校尉郭撫扶風太守強超長安令魚佩槐里令彭明倉部郎王年等清勤貞白下書褒美增撫邑一百戶賜超爵關內侯佩等進位一級使碩德率隴右諸軍伐乞伏乾歸興潛軍赴之乾歸敗走降其部眾三萬六千收鎧馬六萬匹軍無私掠百姓懷之興進如抱罕班賜王公已下徧于卒伍興之西也沒弁于密欲乘虛襲安定長史皇甫序切諫乃止于自恨失言陰欲殺序乞伏乾歸以窮蹙來降拜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復以其部眾配之興下書將帥遭大喪非在疆場嶮要之所皆聽奔赴及其有乃從王役臨戎遭喪聽假百日若身為邊將家有大變交代未至敢輒去者以擅去官罪罪之遣晉將軍劉嵩等二百二十七人歸于建鄴魏人襲沒弁于于棄其部眾率數千騎與赫連勃勃奔于秦川魏軍進次瓦亭長安大震諸城閉門固守魏平陽太守貳塵入侵河東興於是練兵講武大閱于城西幹勇壯異者乃入殿中引見群臣于東堂大議伐魏群臣咸諫以為不可興不從司隸姚顥進曰陛下天下之鎮不宜親行可使諸將分討授以廟勝之策興曰王者正以廓土靖亂為務吾焉得而辭之興立其子泓為皇太子大赦境內賜男子為父後者爵一級遣姚平狄伯支等率步騎四万伐魏姚碩德姚穆率步騎六万伐呂隆平等軍次河東興遣其光遠党娥立節雷星建忠王多等率杏城及嶺北突騎自和寧赴援越騎校尉唐方積弩姚良國率關中勁卒為平後繼姚緒統河東見兵為前軍節度姚紹率洛東之兵姚詳率朔方見騎並集平望以會于興使沒弁于權鎮上邽中軍廣陵公欽權鎮洛陽姚顥及尚書令姚晃輔其太子泓入直西宮碩德至姑臧大敗呂隆之眾俘斬一万余將呂他等率眾一万余以東苑來降先是秃髮利鹿孤據西平沮渠蒙遜據張掖李玄盛據敦煌與呂隆相持至是皆遣使降興率戎卒四万七千自長安赴姚平平攻魏乾城陷之遂

據柴壁魏軍大至攻平截汾水以守之興至蒲坂憚而不進時碩德攻
呂隆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糧積粟為持久之計隆懼遂降碩德軍
令齊整秋毫無犯祭先賢禮儒哲西士悅之姚平糧竭矢尽將麾下三
十騎赴汾水而死狄伯支等十將四万餘人皆為魏所擒興下書軍士
戰沒者皆厚加褒贈魏軍乘勝進攻蒲坂姚緒固守不戰魏乃引還
興徙河西豕豕萬餘戶于長安晉輔國將軍袁虔之寧胡將軍劉壽
冠軍將軍高長慶龍驤將軍郭恭等貳千桓玄懼而奔興臨東堂
引見謂虔之等曰桓玄雖名晉臣其實晉賊其才度定何如也能辦
成大事以不虔之曰玄藉世資雄據荆楚屬晉朝失政遂偷竊宰
衡安忍無親多忌好殺位不才授爵以愛加無公平之度不如其父遠
矣今既握朝權必行篡奪既非命世之才正可為他人駭除耳此天以
機便授之陛下願速加經略廓清吳楚興大悅以虔之為大司農餘皆
有拜授虔之固讓請疆場自效改授假節寧南將軍廣州刺史興立
其昭儀張氏為皇后封子懿弼洗宣謀愷質達裕國兒皆為公遣

臨二

五

其兼大鴻臚梁斐以新平張構為副拜禿髮偃檀車騎將軍廣武
公沮渠豪遜鎮西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李玄盛安西將軍高昌侯
興遣鎮遠趙曜率眾二万西屯金城建節王松念率騎助呂隆等守姑
臧松念至魏安為偃檀弟文真所圍眾潰執松念送于偃檀偃檀大
怒送松念還長安歸罪文真深自陳謝興下書錄馬嵬戰時將吏盡
擢叙之其堡戶給復二十年興性儉約車馬無金玉之飾自下化之莫
不敦尚清素然好游田頗損農要京兆杜挺以僕射齊難無匡輔之
益著曹叡草詩以箴之馮翊相雲作德獵賦以諷焉興嘗覽而善之賜
以金帛然終弗能改晉順陽太守彭泉以郡降興興遣楊佛高率騎五
千與其荊州刺史趙曜迎之遂寇陷南鄉擒建威將軍劉嵩略地至
于梁國而歸又遣其兼散騎常侍席確詣涼州徵呂隆弟超入侍隆
遣之呂隆懼禿髮偃檀之逼表請內徙興遣齊難及鎮西姚詒鎮
遠乞伏乾歸鎮遠趙曜等步騎四萬迎隆于河西難至姑臧以其司
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配兵三千鎮姑臧以將軍閻松為倉松太守郭將

為番禾太守分戍二城徙隆及其宗室僚屬于長安沮渠蒙遜遣弟
如子貢其方物王尚縱撫遺黎導以信義百姓懷其惠化翕然歸之
北部鮮卑並遣使貢款桓玄遣使來聘請辛恭靖何澹之與留恭靖而
遣澹之謂曰桓玄不推計歷運將圖篡逆天未忘晉必將有義舉
以吾觀之終當傾覆卿今馳往必逢其敗相見之期遲不云遠初恭靖
至長安引見興而不拜興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靖曰我寧為國家
鬼不為羗賊臣興怒幽之別室至是恭靖亦踰墻遁歸興遣其將姚
碩德姚斂成姚壽都等率眾三萬伐楊盛于仇池壽都等入自宕昌斂
成從下辯而進盛遣其弟壽距成從子斌距都都逆擊擒之盡俘
其眾楊壽等懼率眾請降碩德還師晉汝南太守趙策委守奔于興
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于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羅什通辯
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略僧
遷道樹僧叡道坦僧肇曇順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羅什持胡本興
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於理義續出諸經并諸論三

十卷五十一

晉書卷一百一十七

六

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興既託意於佛道公卿已下莫不欽附
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於永貴里立波若臺于中宮沙
門坐禪者恒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使姚碩德及冠軍
徐洛生等伐仇池又遣建武趙琨自宕昌而進遣其將斂俱寇漢中時
劉裕誅桓玄迎復安帝玄衛將軍新安王桓謙臨原王桓怡雍州刺
史桓蔚左衛將軍桓謚中書令桓胤將軍何澹之等奔于興劉裕遣大
叅軍衡凱之詣姚顯請通和顯遣吉默報之自是聘使不絕晉求南鄉
諸郡興許之群臣咸諫以為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萃起
微匡輔晉室吾何惜數郡而不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
等十二郡歸于晉姚碩德等頻敗楊盛盛懼請降遣子難當及僚
佐子弟數十人為質碩德等引還署盛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
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益州牧武都侯斂俱陷城固徙漢中流
人郭陶等二千餘家於關中興班告境內及在朝文武立名不得犯叔
父緒及碩德之名以彰殊礼興謙恭孝友每見緒及碩德如家人之礼

敕服傾悚言則稱字車馬服玩必先叔然後服其次者朝之大政必
諮之而後行太史令郭慶言於興曰戎多之歲當有孤寇起於西北宜
慎其鋒起兵如流沙死者如亂麻戎馬悠悠會隴頭鮮卑烏丸居不安
國朝疲於奔命矣時所在有泉水涌出傳云飲則愈病後多无驗屢
有妖人自稱神女戮之乃止興大閱自杜郵至于羊牧興以姚碩德來
朝大赦其境內及碩德歸于秦州興送之及雍乃還秃髮偃檀獻興
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興以為忠於已乃署偃檀為涼州刺史徵涼州
刺史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二百餘人遣主簿胡威詣興請留
尚興弗許引威見之威流涕謂興曰臣州奉國五年王威不接銜膽捷
水孤城獨守者仰恃陛下威靈俯杖良牧惠化勿違天人之心以華土
資狄若偃檀才望應代臣豈敢言竊聞乃以臣等賀馬三千匹羊三
萬口如所傳實者是為棄人貴畜苟以馬供軍國直煩尚書一符
三千餘家戶輸一匹朝下夕辦何故以一方華土委此姦胡昔漢武傾
天下之資開建河西隔絕諸戎斷匈奴右臂所以終能屠大宛王毋寡

今陛下方布政玉門流化西域奈何以五郡之地資之穢狃忠誠華族
棄之虐虜非但臣州里塗炭懼方為聖朝肝食之憂興乃遣西平人
車普馳止王尚又遣使喻偃檀會偃檀已至姑臧普以狀先告人偃檀
懼脅遣王尚遂入姑臧尚既至長安坐匿呂氏宮人擅殺外人薄木
羊禁止南臺涼州別駕宗敞治中張穆主簿邊憲胡威等上疏理尚
曰臣州荒裔鄰帶寇讎居泰無垂拱之安運否離傾覆之難自張
氏頽基德風絕而莫扇呂數將終梟鴟以之翱翔群生嬰罔極之痛
西夏有焚如之禍幸皇鑒降眷純風遠被刺史王尚受任垂滅之州策
成難全之際輕身率下躬儉節用勞逸並約與眾同之勸課農桑
時無廢業然後振王威以掃不庭迴天波以蕩氛穢則群逆水摧
不俟朱陽之曜若秋霜墮籜豈待勁風之威何定遠之足高營平
之獨美經始甫爾會朝筭改授使希世之功不終於必成易失之機
踐之而莫展當其時而明其事者誰不慨然既遠役遐方劬勞于外
雖効未酬恩而在公無關自至京師二旬于今出車之命莫逮萋斐

之責惟深以取呂氏宮人裴氏及殺逃人薄未等為南臺所怵夫監
玄鏡斲免囹圄譏繩之文未離簡墨裴氏年垂知命首髮二毛發
居本家不在尚室年邁姿陋何用送為邊藩要捍眾力是寄未
等私逃罪應憲墨以殺止殺安邊之義也假若以不送裴氏為罪
者正闕矣官之一女子耳論勲則功重言瑕則過微而執憲吹毛求
疵忘勞記過斯先哲所以泣血於當年微臣所以仰天而洒淚且
尚之奉國歷事三朝能否効於既往優劣簡於聖心就有微過功
足相補宜弘罔極之施以彰覆載之恩臣等生自西州無翰飛之翼
久沉偽政絕進趣之途及皇化既沾投竿之心真發遂策名委質位
忝吏端主辱臣憂故重繭披歎惟陛下亮之興覽之大悅謂其黃
門侍郎姚文祖曰卿知宗敞乎文祖曰與臣州里西方之英雋與曰有
表理王尚文義甚佳當王尚研思耳文祖曰尚在南臺禁止不與賓
客交通敞寓於楊桓非尚明矣與曰若爾桓為措思乎文祖曰西方評
敞甚重優於楊桓敞昔與呂超周旋陛下試可問之與因謂超曰宗
敞文才何如可是誰輩超曰敞在西土時論甚美方敞魏之陳徐晉
之潘陸即以表示超曰涼州小地寧有此才乎超曰臣以敞餘文比之
未足稱多琳琅出于崑嶺明珠生于海濱若必以地求人則文命大
夏之棄夫姬昌東夷之擯士但當問其文彩何如不可以區宇格
物興悅赦尚之罪以為尚書

姚興下 尹緯

晉義熙二年平北將軍梁州督護苻宣入漢中與梁州別駕呂營漢中徐逸席難起兵應宣求救於楊盛盛遣軍臨灋口南梁州刺史王敏退守武興楊盛復通于晉興以太子泓錄尚書慕容超司徒北地王鍾石僕射濟陽王疑高都公始皆來奔華山郡地涌沸廣袤百餘步燒生物皆熟歷五月乃止赫連勃勃殺高平公沒奔于收其衆以叛先是魏主拓跋圭送馬千匹求婚於興興許之以魏別立后遂絕婚故有柴壁之戰至是復與魏通和魏放狄伯支姚伯禽唐小方姚良因康官還長安皆復其爵位時禿髮傉檀沮渠蒙遜迭相攻擊傉檀遂東招河州刺史西羌彭奚念奚念阻河以叛蜀譙縱遣使稱藩請桓謙欲令順流東伐劉裕興以問謙謙請行遂許之使中軍姚弼後軍歛成鎮遠乞伏乾歸等率步騎三萬代傉檀左僕射齊難等率騎二萬討勃勃吏部尚書尹昭諫曰傉檀恃遠輕敢違逆宜詔蒙遜及李玄

七十廿一

盛使自相攻擊待其斃也然後取之此下莊之幸也興不從勃勃退保河曲弼濟自金城弼部將姜紀言於弼曰今王師聲討勃勃傉檀猶豫未為嚴防請給輕騎五千掩其城門則山澤之人皆為吾有孤城獨立坐可剋也弼不從進拔昌松長驅至姑臧傉檀嬰城固守出其兵擊弼弼敗退據西苑興又遣衛大將軍姚顯率騎二萬為諸軍節度至高平聞弼敗績兼道赴之撫慰河外率衆而還傉檀遣使人徐宿詣興謝罪齊難為勃勃所擒興遣平北姚冲征虜狄伯支輔國歛曼崑鎮東揚佛嵩率騎四萬討勃勃冲次于嶺北欲回師龍襄長安伯支不從乃止懼其謀泄遂鳩殺伯支時王師伐譙縱大敗之縱遣使乞師於興興遣平西姚賞南梁州刺史王敏率衆二萬救之王師引還縱遣使拜師仍貢其方物興遣其兼司徒韋華持節策拜縱為大都督相國蜀王加九錫備物典策一如魏晉故事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儀興自平涼如朝那聞冲謀逆以其弟中最少雄武絕人猶欲隱忍容之歛成泣謂興曰冲凶險不仁每侍左右臣常寢不安席願早為之所興曰冲何能

爲也但輕害名將吾欲明其罪於四海乃下書賜沖死葬以庶人之禮
晉河間王子國璠章武王子叔道來奔興謂之曰劉裕匡復晉室卿等
何故來也國璠等曰裕與不逞之徒削弱王室宗門有能自脩立者莫
不害之是避之來實非誠款所以避死耳興嘉之以國璠爲建義
將軍揚州刺史叔道爲平南將軍交州刺史賜以甲弟興如貳城將
討赫連勃勃遣安遠姚詳及歙曼嵬鎮軍彭白狼分督租運諸軍未
集而勃勃騎大至興欲留步軍輕如嵬營衆咸惶懼群臣固以爲不可
興弗納尚書郎韋宗希曰勸興行蘭臺待御史姜楞越次而進曰韋
宗傾險不忠沮敗國計宜先腰斬以謝天下脫車駕動軫六軍駭懼人
无守志取危之道也宜遣單使以徵詳等興默然右僕射韋華等諫
曰若車騎輕動必不戰自潰嵬營亦未必可至惟陛下圖之興乃遣
左將軍姚文宗率禁兵距戰中壘齊莫統兵以繼之文宗與莫皆
勇果兼人以死力戰勃勃乃退留禁兵五十配姚詳守二城興還長安
誰縱遣其侍中譙良太常楊軌朝於興請大舉以寇江東遣其荊州刺

晉紀十九

二

史桓謙梁州刺史譙道福率衆二萬東寇江陵興乃遣前將軍苟林
率騎會之謙屯支江林屯江津謙江左貴族部曲徧於荆楚晉之將士
比日有叛心荊州刺史劉道規大懼嬰城固守雍州刺史魯宗之率襄
陽之衆救之道規乃留宗之守江陵率軍逆戰謙等舟師大盛兼列步
騎以待之大戰支江謙敗績乘輕舸奔旆苟林晉人獲而斬之苟林懼
而引歸興以國用不足增關津之稅鹽竹山木皆有賦焉群臣咸諫以
爲天殖品物以養群生王者子育万邦不宜節約以奪其利興曰能踰
關梁通利於山水者皆豪富之家吾損有餘以裨不足有何不可乃
遂行之興徙朝門游于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既至城
門校尉王滿聰被甲持杖閉門距之曰今已昏闇奸良不辨有死而已
叛攻陷金城執太守任蘭厲色責乾歸以背恩違義乾歸怒
而囚之蘭遂不食而死赫連勃勃遣其將胡金纂將万餘騎攻平涼
興如二城因救平涼纂衆大潰生擒纂勃遣兄子提攻陷定陽

執北中郎將姚廣都與將曹熾曹雲王肆佛等各將數千戶避勃勃內徙興処佛于湟山澤熾雲于陳倉勃勃寇隴右攻白崖保其破之遂趣清水略陽太守姚壽都委守奔秦州勃勃又收其衆而歸興自安定追之至壽渠水不及而還初天水人姜紀呂氏之叛臣阿諂姦詐好間人之親戚興子弼有寵於興紀遂傾心附之弼時為雍州刺史鎮安定與密謀還朝令傾心事常山公顯樹黨左右至是以弼為尚書令侍中大將軍既居將相虛襟引納收結朝士勢傾東宮遂有奪嫡之謀矣興以勃、乾歸作亂西北僭擅家遜擅兵河右疇咨將帥之臣欲鎮撫二方隴東太守郭播言於興曰嶺北二州鎮戶比日數萬若得文武之才以綏撫之足以靖塞茲路興曰吾每思得廉頗李牧鎮撫四方使便宜行事然任非其人怕致負敗卿試舉之播曰清素善撫邊則平陸子王元始雄武多奇略則建威王煥賞罰必行臨敵不顧則奮武彭蚝興曰蚝令行禁止則有之非綏邊之才也始煥年少吾未知其為人播曰廣平公弼才兼文武宜鎮督一方願陛下遠鑒前車近悟後轍

晉紀十八

三

興不從以其太常索稜為大尉領隴西內史綏誘乾歸政績既美乾歸感而歸之太史令任倚言於興曰白氣出於北方東西竟天五百里當有破軍流血乞伏乾歸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請降興以勃之權宜許之假乾歸及其子熾磐官爵姚詳時鎮杏城為赫連勃勃所逼糧盡安守南奔大蘇勃勃要之衆散為勃勃所執時遣衛大將軍顯迎詳詳敗遂屯杏城因令顯都督安定嶺北二鎮事賴川太守姚平都自許昌來朝言於興曰劉裕敢懷奸計屯駱均陂有擾邊之志宜遣燒之以散其衆謀興曰裕之輕弱安敢闕吾疆場苟有奸心其在子孫乎乃其尚書揚佛嵩謂之曰天兒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意待至子喪當遣御率精騎三萬焚其積聚嵩曰陛下若任臣以此役者當從肥口濟淮直趣壽春舉大衆以屯城縱輕騎以掠野使淮南蕭條丘粟俱了足令吳兒俯仰回惶神爽飛越興大悅時西胡梁國兒於平涼作壽豕每將妻妾入家飲讌酒酣升靈牀而歌時人或譏之因兒不以為意前後征伐屢有大功興以為鎮北將軍封平興男

年八十餘乃死時客星入東井所在地震前後一百五十六興公卿抗表請罪興曰災譴之來咎在元首近代或歸罪三公甚无謂也公等其悉冠履復位仇池公楊盛叛擾祁山遣建威趙琨率騎五千為前鋒立節伯壽統步卒繼之前將軍姚恢左將軍姚文宗入自鷲陝鎮西秦州刺史姚嵩入羊頭陝右衛胡翼度從陰密出自汧城討盛興將輕騎五千自雍赴之與諸將軍會于隴口天水太守王松念言於嵩曰先皇神略無方威武冠世冠軍徐洛生猛毅兼人佐命英輔再入仇池无功而還非揚盛智勇能全直是地勢然也今以趙琨之衆使君之威準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盛率衆與琨相持伯壽畏懦弗進琨衆寡不敵為盛所敗興斬伯壽而還嵩乃具陳松忿之言興善之乾歸為其下人所殺子熾磐新立群下咸勸興取之興曰乾歸先已返善吾方當懷撫因喪伐之非朕本志也以楊佛嵩都督嶺北討虜諸軍事安遠將軍雍州刺史率嶺北見兵以討赫連勃勃嵩發數日興謂群臣曰佛嵩驍猛果銳每臨敵對寇不可制抑吾常節之

配兵不過五千今衆旅既多遇賊必敗今去已遠追之無及吾深憂之其下咸以為不然佛嵩果為勃人所執絕亢而死興立昭儀齊氏為皇后又下書以其故丞相姚緒太宰姚碩德大傅姚旻大司馬姚宗司徒尹緯等二十四人配饗於長廟興以大臣屢喪令所司更詳臨赴之制所司白興依故事東堂發哀興不從每大臣死皆親臨之姚文宗有寵於姚泓姚弼深疾之誣文宗有怨言以待御史廉桃生為證興怒賜文宗死是後群臣累足莫敢言弼之短時二縣羗叛興遣後將軍歛成鎮軍彭白狼北中郎將姚洛都討之歛成為羗所敗甚懼詎趙興太守姚穆歸罪穆欲送殺之成怒奔赫連勃勃興遣姚紹與姚弼率禁衛諸軍鎮撫嶺北遼東俟弼姐亭地率其部人南居陰密劫掠百姓弼收亭地送之殺其衆七百餘人徙二千餘戶于鄭城弼寵愛之方隆所欲施行無不信納乃以嬖人尹冲為給事黃門侍郎唐盛為治書侍御史左右機要皆其黨人漸欲廣樹爪牙弼縫其闕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間言於興曰父子之際人罕得而言然君臣亦猶父

子臣等理不容默並后匹嫡未始不傾國亂家廣平公弼奸凶无狀潜
有陵奪之志陛下寵之不道假其威權傾險無賴之徒莫不鱗湊其側
市巷諷議皆言陛下欲有廢立之志誠如此者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
詔興曰安有此乎昭等曰若無廢立之事陛下受弼適所以禍之願去
其左右減其威權非但弼有太山之安宗廟社稷亦有磐石之固矣興
默然與寢疾妖賊李弘反于貳原貳原氏仇常起兵應弘興與疾討
之斬常執弘而還徙常部人五百餘戶于許昌興疾篤其太子泓屯兵
于東華門侍疾於諮議堂姚弼潜謀為亂招集數千人被甲伏於其第
撫軍姚紹及侍中任諫右僕射梁喜冠軍姚讚京兆尹尹昭輔國歛曼
崑並與禁兵宿衛于內姚裕遣使告姚懿于蒲坂并密信諸藩論弼逆
狀懿流涕以告將士曰上今寢疾臣子所宜冠履不整而廣平公弼擁
兵私第不以忠於儲宮正是孤徇義亡身之日諸君皆忠烈之士亦當
同孤徇斯舉也將士无不奮怒攘袂曰惟殿下所為死生不敢貳於是
盡赦囚徒散布帛數萬匹以賜其將士建牙並言衆將赴長安鎮東豫

州牧姚洸起兵洛陽平西姚湛起兵於維將以赴泓之難興疾瘳朝其
群臣征虜劉羗泣謂興曰陛下寢疾數旬奈何忽有斯事興曰朕過庭
無訓使諸子不穆愧于四海卿等各陳所懷以安社稷尹昭曰廣平公
弼恃寵不虔阻兵懷貳自宜賞之刑書以明典憲陛下若含忍未便加
法者且可削奪威權使散居藩國以紓闕閼之禍全天性之恩興謂梁
喜曰卿以為何如喜曰臣之愚見如昭所陳興以弼才兼文武未忍致
法免其尚書令以將軍公就第懿等聞興疾瘳及罷兵還鎮懿恢
及弟湛等皆抗表罪弼請致之刑法興弗許時魏遣使聘于興且請
婚會平陽太守姚成都來朝興謂之曰卿久處東藩與魏鄰接應悉
彼事形今來求婚吾已許之終能分灾共患遠相接援以不成都曰魏
自柴辟剋捷已來戎甲未曾損失士馬桓桓師旅充盛今脩和親兼
婚姻之好豈但分灾共患而已實亦永安之福也興大悅遣其吏部郎
嚴康報聘并致方物時姚懿姚洸姚宜姚湛來朝使姚裕言於興曰
懿等今悉在外欲有所陳興曰汝等正欲道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

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違大義便當肆之刑辟奈何距之於是引見諮議堂宣流涕曰先帝以大聖起基陛下以神武定業方隆七百之祚為萬世之美安可使弼謀傾社稷宜委之有司肅明刑憲臣等敢以死請興曰吾自處之非汝等所憂先是大司農竇溫司徒左長史王弼皆有密表勸興廢立興雖不從亦不以為責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曰廣平公弼懷奸積年謀禍有歲傾陷群豎為之畫足釁成逆著取嗤戎裔文王之化刑于寡妻聖朝之亂起自愛子今雖欲含忍其瑕掩蔽其罪而逆黨猶繁扇惑不已弼之亂心其可革耶宜斥散凶徒以絕禍始興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之人莫不以吾兒為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裁決興默然太子詹事王周亦虛襟引士樹黨東宮弼惡之每規陷害周周抗志確然不為之屈興嘉其守正以周為中書監興如三原頤謂羣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三秦饒雋異汝穎多奇士吾應天明命跨據中原自流沙已東淮漢已北未嘗不傾已招求冀匡不逮然明不照下弗感懸魚至於智效一官行

著一善吾歷級而進之不使有後門之歎卿等宜明揚仄陋助吾舉之梁喜對曰奉旨求賢弗曾休倦未見儒亮大才王佐之器可謂世之賢興曰自古霸王之起也莫不將則韓吳相兼蕭鄧終不採將於往賢求相於後哲卿自識拔不明求之不至奈何厚誣四海乎羣臣咸悅晉荊州刺史司馬休之據江陵雍州刺史魯宗之據襄陽與劉裕相攻遣使求援興遣姚成王司馬國璠率騎八千赴之弼恨姚宣之毀已遂譖宣於興會宣司馬權不至長安興責不以無匡輔之益將戮之不性傾巧因誣宣罪狀興大怒遂收宣于杏城下獄而使弼將三萬人鎮秦州尹昭言於興曰廣平公與皇太子不平握疆兵于外陛下一旦不諱恐社稷必危小不忍以致大亂者陛下之謂也興弗納赫連勃勃攻杏城興又遣弼救之至冠泉而杏城陷興如北地弼次于三樹遣弼及斂曼鬼向新平興還長安姚成王至于南陽司馬休之等為劉裕所敗引歸休之宗之等遂與譙王文思新蔡王道賜寧朔將軍梁州刺史馬敬輔國將軍晉陵太守魯軌寧朔將軍南陽太守魯範奔于興勃勃遣其將赫

連建率眾寇貳縣數千騎入平涼姚恢與建戰于五井平涼太守姚周都爲建所獲遂入新平姚弼討之戰于龍尾堡大破之擒建送于長安初勃勃攻彭雙方于石堡方力戰距守積年不能尅至是聞建敗引歸休之等至長安興謂之曰劉裕崇奉晉帝豈便有闕乎休之曰臣前下都琅琊王德文泣謂臣曰劉裕供御主上尅薄奇深以事勢推之社稷之憂方未可測興將以休之爲荊州刺史任以東南之事休之固辭請與魯宗之等擾動襄陽淮漢乃以休之爲鎮將軍楊州刺史宗之等並有拜授休之將行侍御史唐盛言於興曰符命所記司馬氏應復河洛休之旣得濯鱗南翔恐非復池中之物可以崇禮不宜放之興曰司馬氏脫如所記留之適足爲患遂遣之揚武安鄉侯康宦驅略曰鹿原氏胡數百家奔上洛太守宋林距之商洛人黃金等起義兵以倚宦宦乃率眾歸罪興赦之復其爵位時白虹貫日有術人言於興曰將有不祥之事終當自消時興藥動姚弼稱疾不朝集兵於第興聞之怒甚收其黨殿中侍御史唐盛孫玄等殺之

泓言於興曰臣誠不肖不能訓誥於弟致弼構造是非仰慙天日陛下若以臣爲社稷之憂除臣而國寧亦家之福也若垂天性之恩不忍加臣刑戮者乞聽臣守藩興慘然改容召姚讚梁喜尹昭斂曼崑於諮議堂密謀收弼時姚紹屯兵雍城馳遣告之數日不決弼黨凶懼興慮其爲變乃收弼囚之中曹窮責黨與將殺之泓流涕固請之乃止興謂梁喜曰泓天性平和心少猜忌必能容養羣賢保全吾子於是皆赦弼黨靈臺令張泉又言於興曰熒惑入東井旬紀而返未餘月復來守心王者惡之宜修仁虛己以答天譴興納之正旦興朝羣臣于太極前殿小沙門賀僧慟泣不能自勝眾咸怪焉賀僧者莫知其所從來也言事皆有效驗興甚神禮之常與隱士數人預於讌會興如華陰以泓監國入居西宮因疾篤還長安泓欲出迎其官臣曰今主上疾篤奸臣在側廣平公每希覬非常變故難測今殿下若出進則不得見主上退則有弼等之禍安所歸乎自宜深抑情禮以寧宗社泓從之乃拜迎於黃龍門樽下弼黨見興升輿咸懷危懼尹冲

等先謀欲因泓出迎害之尚書姚弋弼曰若太子有備不來迎侍當奉
乘輿直趣公第宿衛者聞上在此自當來奔誰與太子守乎吾等以
廣平公之故陷身逆節今以乘輿南幸自當是杖義之理匪但救廣平
之禍足可以申雪前愆冲等不從欲隨興入殿中作亂復未知興之存
亡疑而不發興命泓錄尚書事使姚紹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內外遣
斂曼嵬收弼弟中甲杖內之武庫興疾轉薦興妹偽南安長公主問疾
不應興少子耕兒出告其兄愔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於是愔与其
屬蜀率甲士攻端門殿中上將軍斂曼嵬勒兵距戰右衛胡翼度率
禁兵閉四門愔等遣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于馬道泓時侍疾于詔議
堂遣斂曼嵬率殿中兵登武庫距戰太子右衛率姚和都率東宮兵
入屯馬道南愔等既不得進遂燒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
興喜躍貫甲赴賊賊眾駭擾和都勒東宮兵自後擊之愔等奔潰
逃于驪山愔黨呂隆奔雍尹冲等奔于京師興引紹及讚梁喜尹昭
斂曼嵬入內寢受遺輔政義熙十二年興死時年五十一在位二十二

記十一

年偽諡文桓皇帝廟號高祖墓曰偶陵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也少有大志不營產業身長八尺腰帶十圍魁
梧有爽氣每覽見書傳至宰相立勳之際常輟書而歎符堅以尹赤之
降姚萇諸尹皆禁錮不仕緯晚乃為吏部令史風志豪邁即皆憚之
堅末年祇星見于東井緯知堅將滅喜甚向天再拜既而流涕長歎友
人略陽桓識怪而問之緯曰天時如此正是霸王龍飛之秋吾徒杖策
之日然知已難遭恐不得展吾才志是以欣懼交懷及姚萇奔馬牧
緯与尹詳龐演等扇動群豪推萇為盟主遂為佐命元功萇既符
堅遣緯說堅求禪代之事堅問緯曰卿於朕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
曰宰相之才也王景略之儔而朕不知卿亡也不亦宜乎緯性剛簡清
亮莫慕張子布之為人馮翊段鏗性傾巧萇愛其博識引為侍中緯固
諫以為不可萇不從緯屢屢眾中辱鏗鏗心不平之萇聞而謂緯曰卿
性不好學何為憎學者緯曰臣不憎學憎鏗不正耳萇因曰卿好
不自知每比蕭何直如何也緯曰漢祖与蕭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貴之

下起貴中是以賤臣甚曰卿實不及胡為不也緯曰陛下何如漢祖甚
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蕭何故不如甚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
能遠段鏗之徒故耳甚默然乃出鏗為北地太守甚死緯與姚興滅
符登成興之業皆緯之力也歷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尚書左右僕射
清河侯緯友人隴西牛壽率漢中流人歸興謂緯曰足下平生自謂
時明也才足以立功立事道消也則追二蹠朱雲發其狂直不能如胡
廣之徒淪隆隨俗今遇其時矣正是垂名竹素之日可不勉歟緯曰
吾之所庶幾如是但未能委宰衡於夷吾識韓信於羈旅以斯為
愧耳立功立事竊謂未負昔言興聞而謂緯曰君之與壽言也何其
誕哉立功立事自謂何如古人緯曰臣實未愧古人何則遇時來之運
則輔翼太祖建八百之基及陛下龍飛之始翦滅符登盪清秦雍
生極端右死饗廟庭古之君子正當爾耳興大悅及死興甚悼之贈
司徒謚曰中成侯

載記第十八

晉書一百二十八

姚泓

姚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病興將以
為嗣而疑焉久之乃立為太子興每征伐巡游常留物後事博學善
談論尤好詩詠尚書王尚黃門郎段章尚書郎富允文以儒術侍講
胡義周夏侯維以文章游集時尚書王敏右丞郭播以刑政過寬議
欲峻制泓曰人情挫辱則壯厲之心生政教煩苛則苟免之行立上之
化下如風靡草君等參讚朝化弘明政軌不務仁恕之道惟欲嚴法
酷刑豈是安上馭下之理乎敏等遂止泓受經於博士溥于岐岐病泓
親詣省疾拜于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傅皆拜焉興之如平涼也馮翊人
劉厥聚眾數千據萬年以叛泓遣鎮軍彭白狼率東宮禁兵討之斬
厥赦其餘黨諸將咸勸泓曰殿下神弄甯發蕩平醜逆宜露布表言
廣其首級以慰遠近之情泓曰主上委吾後事使式遏寇逆吾緩御失
和以長茲寇方當引咎責躬歸罪行間安敢過自矜誕以重罪責

乎其右僕射韋華聞而謂河南太守莫崇答疏曰皇太子實有恭惠之
德社稷之福也其弟弼有奪嫡之謀泓恩撫如初未嘗見于色姚紹每
為弼羽翼泓亦推心宗事弗以為嫌及僭位任紹以兵權紹亦感而歸
誠卒守其忠烈其明識寬裕皆此類也興既死秘不發喪南陽公姚
暕及大將軍尹元等謀為亂泓皆誅之命其齊公姚恢殺安定太守
呂超恢久乃誅之泓疑恢有陰謀恢自是懷貳陰聚兵甲焉泓發喪
以義熙十二年僭即帝位大赦殊死已下改元永和廬于諮議堂既
葬乃親庶政內外百僚增位一等令文武各盡直言政有不便於時事
有光益宗廟者極言勿有所諱初興徙李閏巷三千家於安定尋徙
新支至是羌酋兗容率所部叛還遣撫軍姚讚討之容降徙其家右
數百戶于長安餘遣還李閏北地太守毛雍據趙氏塢以叛于泓姚紹
討擒之姚宣時鎮李閏未知雍敗遣部將姚佛生等來衛長安眾既
發宣參軍韋宗姦諂好亂說宣曰主上初立威化未著勃勃疆盛侵
害必深本朝之難未可弭也殿下居維城之任宜深慮之邢望地形險



固惣三方之要若能據之虛心撫御非但克固維城亦霸王之業也宣
乃率戶二萬八千棄李閏南保邢望宣既南移諸羌據李閏以叛紹進
討破之宣詣紹歸罪紹怒殺之初宣在邢望泓遣姚佛生誦宣佛生遂
讚成宣計紹數其罪又戮之泓下書士卒死王事贈以爵位永復其家
將封宮臣十六人五等子男姚讚諫曰東宮文武自當有守忠之誠未
有赫然之効何受封之多乎泓曰縣官爵於朝所以懲勸來效標明盛德
元子遭家不造與宮臣同此百憂獨享其福得不愧於心乎讚默然
姚紹進曰陛下不忘報德封之是也古者苟其事命之以始可須來春
然後議之乃止并州定陽貳城胡數萬落叛泓入于平陽攻立義姚成
都于匈奴堡推匈奴曹弘為大單于所在殘掠征東姚懿自蒲坂討弘
戰于平陽大破之執弘退于長安徙其家右萬五千落于雍州仇池公
楊盛攻陷祁山執建節王惣遂逼秦川泓遣後將軍姚平救之盛引退
姚嵩與平追盛及于竹嶺姚讚率隴西太守姚秦都略陽太守王煥
以禁兵赴之讚至清水嵩為盛所敗嵩及秦都王煥皆戰死讚至秦

州退還仇池先是天水冀縣石鼓鳴聲聞數百里野雉皆雊秦州地
震者三十二郡郡有聲者八山崩舍壞咸以為不祥及嵩將出群僚
固諫止之嵩曰若有不祥此乃命也安所逃乎遂及於難識者以為
秦州泓之故鄉將滅之徵也赫連勃勃攻陷陰宏執秦州刺史姚軍都
坑將士五千餘人軍都瞑目厲聲數勃勃殘忍之罪不為之屈勃勃
怒而殺之勃勃既剋陰宏進兵侵雍嶺北雜戶悉奔五將山征北姚恢
棄安定率戶五千奔新平定安人胡儼華韜等率眾距恢恢單騎歸
長安立節彌姐成建武裴岐為儼所殺鎮西姚謨委鎮東走勃勃遂
據雍抄掠郿城姚紹及征虜尹昭鎮軍姚洽等率步騎五萬討勃勃姚
恢以精騎一萬繼之軍次橫水勃勃退保安定胡儼閉門距之殺鮮卑
數千人據安定以降紹進兵躡勃勃戰于馬鞍坂敗之追至朝那不及
而還楊盛遣兄子倦入寇長虵平陽氏苟渴聚眾千餘據五丈原爰
遣鎮遠姚萬恢武姚難討之為渴所敗姚謨討渴擒之泓使輔國斂曼
嵬前將軍姚光兒討楊倦于陳倉倦奔于散關勃勃遣兄子提南

侵他陽車騎姚裕前將軍彭白狼建義虵玄距却之尋而晉太尉劉裕
搃大軍伐泓次于彭城遣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主鎮惡入自
淮肥攻漆丘項城將軍沈林子自汴入河攻倉垣泓將王苟生以漆丘
降鎮惡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王師遂入潁口所至多降服惟
新蔡太守董遵固守不降道濟攻破之縛遵而致諸軍門遵厲色曰古
之王者伐國待士以禮君奈何以不義行師待國以非禮乎道濟怒殺
之姚紹聞王師之至還長安言於泓曰晉師已過許昌豫州安定孤遠
卒難救衛宜遷諸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足以橫行天下假
使二寇交侵無深害也如其不爾晉侵豫州勃勃寇安定者將若之何
事機已至宜在速決其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雄勇有威名為嶺北所
憚鎮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貳勃勃終不能棄安定遠寇京畿
若無安定虜馬必及於郿雍今關中兵馬足距晉師豈可未有憂危先
自前損也泓從之吏部郎懿橫密言於泓曰齊公恢於廣平之難有忠
勲於陛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今外則致之死地內

則不豫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欲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擁精兵
四萬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為社稷之累乎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
恢若懷不逞之心徵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王師至城臯征南姚洗
時鎮洛陽馳使請救泓遣越騎校尉閻生率騎二千以赴之武衛姚益
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征東并州牧姚懿南屯陝津為之聲
援洗部將趙玄說洗曰今寇逼已深百姓駭懼眾寡勢殊難以應敵
宜攝諸戍兵士固守金墉以待京師之援不可出戰如脫不捷大事云
矣金墉既固師無損敗吳寇終不敢越金墉而西困之於堅城之下可
以坐制其弊時洗司馬姚禹潛通于道濟主簿閻恢楊虔等皆禹之
黨嫉玄忠誠咸共毀之固勸洗出戰洗從之乃遣玄率精兵千餘南守
柏谷塢廣武石無諱東戍鞏城以距王師玄泣謂洗曰玄受三帝重恩
所守正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為姦孽所誤後必悔之但無及耳
會陽城及城臯滎陽武牢諸城悉降道濟等長驅而至無諱至石
關奔還玄與晉將毛德祖戰于柏谷以眾寡而敗被瘡十餘據地大呼

玄司馬騫臨晉身抱玄而泣玄曰吾瘡已重君宜速去晚晉曰若將軍不
濟當與俱死去將安之皆死於陣姚禹踰城奔于王師道濟進至洛陽
沈懼遂降時閻生至新安益男至湖城會洛陽已沒遂留屯不進姚懿
嶮薄惑於信受其司馬孫暢姦巧傾佞好亂樂禍勸懿龍衣長安誅
姚紹廢泓自立懿納之乃引兵至陝津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欲虛損國
儲招引和戎諸羌樹已私惠懿左常侍張敞侍郎左雅固諫懿曰殿下
以母弟一親居分陝之重安危休戚與國共之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
王今吳寇內侵四州傾沒西虜擾邊秦涼覆敗朝廷之危有同累卵
正是諸侯勤王之日穀者國之本也而今散之若朝廷問殿下者將何
辭以報懿怒笞而殺之泓聞之召姚紹等密謀於朝堂紹曰懿性識鄙
近從物推移造成此事惟當孫暢耳但馳使徵暢遣撫軍讚據陝城
臣向潼關為諸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者臣當遣懿率河東見兵共
平吳寇如其逆釁已成違詔勅者當明其罪於天下聲鼓以擊之泓
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於是遣姚讚及冠軍司馬匡璠建義虵玄屯

陝津武衛姚驢屯潼關懿遂舉兵僭號傳檄州郡欲運匈奴堡穀以
給鎮人寧東姚成都距之懿乃卑辭招誘深自結託送佩刀為誓言成
都送以呈泓懿又遣驍騎王國率甲士數百攻成都成都擒國囚之遣
讓懿曰明公以母弟之親受推轂之寄今社稷之危若綴旒然宜恭恪
憂勤匡輔王室而更苞藏姦軌謀危宗廟三祖之靈豈安公乎此鎮
之糧一方所寄鎮人何功而欲給之王國為虵書足國之罪人已就囚執
聽詔而戮之成都方糾合義眾以徵明公之罪復須大兵悉集當與
明公會於河上乃宣告諸城勉以忠義厲兵秣馬徵發義租河東之
兵無詣懿者懿深患之臨晉數千戶叛應懿姚紹濟自蒲津擊臨晉
叛戶大破之懿等震懼鎮人安定郭純王奴等率眾圍懿紹入于蒲坂
執懿囚之誅孫暢等泓以內外離叛王師漸逼歲旦朝群臣于其前殿
悽然流涕群臣皆泣時征北姚恢率安定鎮戶三萬八千焚燒室宇以
車為方陣自北雍州趨長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
君側之惡揚威姜紀率眾奔之建節彭完都聞恢將至棄陰密奔

還長安城至新支姜紀說恢曰國家重將在東京師空虛公可輕兵徑襲事必克矣恢不從乃南攻郿城鎮西姚謚為恢所敗恢軍勢彌盛長安大震弘馳使徵紹遣姚裕及輔國胡翼度屯于澧西扶風太守姚雋安夷護軍姚墨彘建威姚娥都楊威彭蚝皆懼而降恢拔勇苟和時為立節將軍守忠不貳泓召而謂之曰衆人咸懷去就卿何能自安邪和曰若天縱妖賊得肆其逆節者舅甥之理不待奔馳而加親如其罪極逆銷天盈其罰著守忠執志臣之體也違親叛君臣之所耻泓善其忠恕加金章紫綬姚紹率輕騎先赴難使姚洽司馬國璠將步卒二萬赴長安恢從曲牟進屯杜成紹與恢相持于靈臺姚讚聞恢漸逼留寧朔尹雅為弘農太守守潼關率諸軍還長安弘謝讚曰元子不能崇明德義我導率群下致禍起蕭牆變自同氣既上負祖宗亦無顏見諸父懿始構逆城亡恢復擁衆內叛將若之何讚曰懿等所以敢稱兵內侮者諒由臣等輕弱無防遏之方故也因攘袂大泣曰臣與大將軍不滅此賊終不持面復見陛下弘於是班賜軍士而遣之恢衆見諸軍悉

集咸懼而思善其將齊黃等棄恢而降恢進軍逼紹讚自後要擊大破之殺恢及其三弟弘哭之悲慟葬以公禮至是王鎮惡至宜陽毛德祖攻弘農太守尹雅于彘吾城衆潰德祖使騎追獲之既而殺晉守者奔固潼關檀道濟沈林子攻拔襄邑堡建威薛昂奔河東道濟自陝北渡攻蒲坂使將軍苟卓攻匈奴堡為泓寧東姚成都所敗泓遣姚驢救蒲坂胡翼度據潼關泓進紹太宰大將軍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改封魯公侍中司隸宗正節錄並如故朝之大政皆往決焉紹固辭弗許於是遣紹率武衛姚鸞等步騎五萬距王師于潼關姚驢與并州刺史尹昭為表裏之勢夾攻道濟濟深壁不戰沈林子說道濟曰今蒲坂城堅池濬非可卒剋攻之傷衆守之引日不如棄之先事潼關潼關天阻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方寡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矣如剋潼關紹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乃棄蒲坂南向潼關姚讚率禁兵七千自渭北而東進據蒲津劉裕使沈田子及傅弘之率衆萬餘人入上洛所在多委城鎮奔長安田子等進及青泥姚紹方陣而前

以距道濟道濟固壘不戰紹乃攻其西營不剋遂以大衆逼之道濟率王敬沈林子等逆衝紹軍將士驚散引還定城紹留姚鸞守險絕道濟糧道時裕別將姚紹自入子午竇霸自入洛谷衆各數千人泓遣姚萬距霸姚彊距珍姚鸞遣將尹雅與道濟司馬徐琰戰于潼關南爲琰所獲送之劉裕裕以雅前叛欲殺之雅曰前活本在望外今死寧不甘心明公將以大義平天下豈可使秦無守信之目乎裕嘉而勉之泓遣給事黃門侍郎姚和都屯于堯柳以備田子姚紹謂諸將曰道濟等遠來送死衆旅不多嬰壘自固者正欲曠日持久以待繼援耳吾欲分軍逕據閩鄉以絕其糧運不至一月道濟之首可懸之麾下矣濟等既沒裕計自沮諸將咸以爲然其將胡翼度曰軍勢宜集不可以分若偏師不利人心駭懼胡可以戰紹乃止薛昂據河曲以叛紹分道置諸軍爲犄角之勢遣輔國胡翼度據東原武衛姚鸞營于大路與晉軍相接沈林子簡精銳銜枚夜襲之鸞衆潰戰死士卒死者九千餘人姚讚屯于河上遣恢武姚難運蒲坂穀以給其軍至香城爲王師所敗時泓遣

姚謏守堯柳姚和都討薛昂于河東聞王師要難乃兼道赴救未至而難敗因破裕裨將于河曲遂屯蒲坂姚讚爲林子所敗單馬奔定城紹遣左長史姚洽及姚墨彘等率騎三千屯于河北之九原欲絕道濟諸縣租輸洽辭曰天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今兵衆單弱而遠在河外雖明公神武然鞭矩勢殊恐無所及紹不聽沈林子率衆八千要洽於河上洽戰死衆皆沒紹聞洽等敗忿恚發病託姚讚以後事使姚難屯關西紹嘔血而死泓以晉師之逼遣使乞師于魏魏遣司徒南平公拔拔嵩高正直將軍安平公乙旃眷進據河內游擊將軍王洛生屯于河東爲泓聲援劉裕次于洽城遣沈林子率精兵萬餘越山開道會沈田子等于青泥將攻堯柳泓使姚裕率步騎八千距之泓躬將大衆繼發裕爲田子所敗泓退次于灞上關中郡縣多潛通于王師劉裕至潼關遣將軍朱超石徐猗之會薛昂于河北以攻蒲坂姚讚距裕于關西姚難屯于香城裕遣王鎮惡王劭自秋社西渡渭以逼難軍鎮東姚璞及姚和都擊敗猗之等於蒲坂猗之遇害超石棄其衆奔于潼關姚讚遣

司馬休之及司馬國璠自軹關向河內引魏軍以躡裕後姚難既為鎮惡所逼引師而西時大霖雨渭水汎溢讚等不得北渡鎮惡水陸兼進追及姚難泓自灞上還軍次于石橋以援之讚退屯鄭城鎮北姚彊率部人數千與姚難陣于涇上以距鎮惡鎮惡遣毛德祖擊彊大敗彊戰死難遁還長安劉裕進據鄭城泓使姚裕尚書龐統屯兵宮中姚洸屯于豐西尚書姚白瓜從四雷雜戶入長安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姚讚屯霸東泓軍于道遙園赴之逼水地狹因丕之敗遂相踐而退姚湛及前軍姚烈左衛姚寶安散騎王帛建武姚進揚威姚蚝尚書右丞孫玄等皆死於陣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數百騎出奔于石橋讚聞泓之敗也召將士告之衆皆以刀擊地襍袂太泣胡翼度先與劉裕陰通是日棄衆奔裕讚夜率諸軍將會泓于石橋王師已固諸門讚軍不得入衆皆譙散泓計無所出謀欲降于裕其子佛念年十一謂泓曰晉人將逞其欲終必不全願自裁決泓撫然不答佛念遂登宮牆自投而死泓將妻一詣壘門而降讚率宗室子弟百餘人亦降于裕裕盡殺之餘宗遷于江南送泓于建康帝斬之時年三十在位二年建康百里之內草木皆燹死焉姚萇以孝武太元九年僭立至泓三世以安帝義熙十三年而滅凡三十二年

七十九

七

史曰曰自長江徙御化龍創業巨寇乘機而未寧戎馬交馳而不息晦重氛於六漠鼓洪流於八際天未厭亂凶旅寔繫弋仲越自金方言歸石氏抗直詞於暴主闡忠訓於危朝貽厥之謀在乎歸順嗚哀之義有足稱焉景國弱歲英奇見方孫策詳其幹識無忝斯言遽踐迷途良可悲矣景茂因仲襲之緒躡苻亡之會嘯命群豕恢弘霸業假容沖之銳俯定函秦挫雷惡之鋒載寧東北在茲奸略實冠凶徒列樹而表新營雖云効績荐棘而陵舊主何其不仁安枕而終斯為幸也子略剋摧勅敵荷成先構虛襟訪道側席求賢敦友弟以睦其親明賞罰以臨其下英髦盡節爪牙畢命取汾絳陷許洛欵僭燕而藩偽蜀夷隴右而靜河西俗阜年豐遠安迺輯雖楚莊秦穆何以加焉既而逞志矜功弗虞後患委涼都於禿髮授朔方於赫連專已生災邊

城繼陷距諫招禍蕭牆屢發戰無寧歲人有危心豈宜騁彼雄圖
被深恩於介士翻崇詭說加殊禮於桑門當有爲之時隸無爲之
業麗衣腴食殆將萬數析寶談空靡然成俗夫以漢朝躬廣猶
鄙鴻都之費况乎偽境日侵寧堪永貴之役儲用殫竭山林有稅政
荒威挫職是之由坐致淪胥非天喪也元子以庸樸之質屬傾擾之
餘內難方艱外禦斯輟王師杖順弭節而下長安凶嗣失圖係組而降
軼道物極則反抑斯之謂歟

摧滅貽誠將來無踐危轍

載記第十九

晉書一百二十九

